

稼
村
類
藁

欽定四庫全書

稼村類藁卷七

記

共春園記

元 王義山 撰

共春者何唐人云要令天下共此春無限江南與江北
或曰園以春名春特四時之一耳四時不皆春也四時
不皆春則此園不常春也余曰天地間萬形有盡惟春

則無盡無盡則四時皆春也一元之氣流通乎亨利貞之間元春也亨利貞夏秋冬也元則貫乎其間也予嘗謂唐虞之時溫溫乎其和可知春也夏夏也商秋也周冬也天運一周成一歲也此唐虞三代所以成四時也然則孰為夏秋冬之始始於春始於春則四時皆春也丞相杭山先生章公有園在洪之東湖予居湖濱乞此園以娛老先生不以獨樂為樂而與人同樂余扁以共春非謂一草一木為春也指一草一木為春小吾春也

溥天之下無一民一物不春大哉春也與天下共也予
因是四時携酒與客飲飲輒爛醉方其醉眠花下天地
為衾枕覺來又飲插花起舞陶陶然不知世間有富貴
利達之事或無客邀清風明月成三人相與對飲至暮
夜蒼頭扶歸顛倒仆地傍之人拍手大笑謂七十老翁
有小兒嬉戲狀明日携殘酒來又飲又明日又來又飲
此又栢中之春融為園中之春此園也與客共與清風
明月共不與俗子共然而醉翁之意不在酒也

德隣堂記

保定成公尹吾洪洛陽姚公簽事亦為洪來司按察也
二公比屋而居成公扁其室曰德鄰取德不孤必有鄰
之義鄰之說有二有以居言者有以德言者以居言隔
屋間西鄰借問有酒不飲食之鄰耳非鄰也見擬移居
作鄰禮不論時節請開門往來之鄰耳非德鄰也傳曰
親仁善鄰夫鄰必曰親親必曰仁先儒云仁者心之德
二公此心同此仁故此德同論語曰里仁為美擇不處

仁焉得知蓋與仁者處何往非仁與不仁者處何往非
不仁此居必擇鄰非擇所居之鄰擇所居之鄰有德者
與之鄰東坡建德有鄰堂於羅浮且記之成公之扁斯
堂也又一坡矣雖然士君子之立德固不可以無鄰士
君子之立身則不可以不孤立德而無鄰是獨學無友
也是孤陋也立身而不孤是朋比也是阿附也二公他
日各以功名事業自見又當為特立獨行之君子余鄰
舍翁隔籬聽談音韻清朗不知還許王翰卜鄰否

君子堂記

濂溪謂蓮花之君子勉齋記瑞蓮亦以君子稱二君子與蓮而三之三君子也嘗謂牡丹王也富貴者也梅兄也山樊弟也柳晉處士陶潛之先生也松益者三友也有愛官爵者受秦封識者恥之然而不皆秦官也是數者不以君子稱蓮獨以君子稱何者蓮有君子之道四焉出淤泥而不染一也濯清漣而不妖二也中通外直不蔓不枝三也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

翫四也比德於君子也予居湖濱愛蓮也書濂溪愛蓮
說于壁與勉齋瑞蓮記對峙噫露之朝風之夕歌遠遊
而招隱士庸詎知二先生不為蓮一來耶且扁所居之
堂曰君子晉唐以來稱竹為君子又謂蘭似君子蕙似
士大夫范石湖謂菊比君子有幽人隱士之操蓮得獨
為君子哉余曰蓮蘧伯玉其人也舉天下無一人不君
子蓮此心蘧伯玉此心也亦此堂命名之意也吾洪宗
濂東湖二書堂天下之書堂士游其間所不以蓮自况

者有如此水然而不以君子待湖濂之士不敢也例以
君子待湖濂之士亦不敢也謂湖濂無君子魯無君子
者斯焉取斯謂湖濂皆君子中庸曰君子之道四丘未
能一焉嗚呼夫子大聖人也而曰我無能焉吾黨之士
下聖人幾等而敢以君子自居哉嗚呼蓮且得濂溪勉
齋君子之稱學濂溪勉齋之學者其可不蓮若哉名為
君子而不蓮若是辱吾蓮且書以自警云

東樂堂記

西鄰既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呂洞賓為沈東老
作也豈特東西鄰貧富異哉南阮富北阮貧南北亦然
東老之貧為好客買書而貧雖貧不貧矣天下有真樂
紆朱懷金不樂焉門多長者車不貧矣一樂也歐陽餘
慶以東樂名堂餘慶無金買書胷中之書不用一錢買
客至呼新篘與客飲飲輒爛醉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
呼烏烏此二樂者天地間至樂也餘慶尋東老樂處而
樂其樂所謂貧而樂者也雖然貧而樂富而好禮吾夫

子嘗並言之然則西鄰豈皆富而不好禮者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禴薄禮也聖人取焉謂西鄰不好禮可乎豈可專以富議吾西鄰哉詩不云乎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借為西鄰解嘲

養蒙堂記

余卜居洪之東湖有以周易見者使筮之遇艮之蒙其繇曰天降生民其穉為童果行育德作聖之功是為山下出泉之蒙言未既章貢宋希聖來訪請於余曰某以

養蒙名堂讀書所也為我記之余曰先儒謂蒙者人之
初物初而美事初而善然而初之說有二有一身之初
有一日之初赤子之心一身之初也平旦之氣一日之
初也由一日之初養一身之初此大人不失赤子之心
孟軻氏論平旦之氣自旦而晝自晝而夜梏之反覆則
夜氣不足以存其用工在旦予謂善養氣者其用工在
夜夜氣清則旦氣為之清明未有不能存養於夜而能
清明於旦者也此西山所以夜氣有箴希聖自夜氣之

存養於平旦之初而又旦旦而養焉則不失赤子之初
矣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希聖由蒙養以求作聖人之
功可止乎曰未也周子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

小暘谷記

余多病畏寒老尤甚於所居闢一室斗大扁曰小暘谷
誠齋嘗賦暘谷詩按尚書羲和授人時於春曰暘谷於
冬曰幽都幽都燕也天地造化未有無冬之春有幽都
然後有暘谷平在朔易也予聞幽都有燕谷鄒律一吹

暖氣先至方今地氣自北而南幽燕之地一氣之先也
余寢處小暘谷中暖矣小也未大也天下不皆暖也舉
天下無一人不煖大也常愛杜工部云寧令吾廬獨破
受凍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飈飈推此心天下無一人不
暖矣子月陽生自一陽而二陽二陽而三陽天下皆在
暘谷中豈曰小之云乎

學稼齋記

余舊居富水之槎溪扁其所曰稼村何居杜句也揭來

東湖丞相杭山先生寵以稼村二大字余扁於所居之室不忘舊也或曰蓮可也稼可乎昔村今湖子非故吾余曰余之稼不在田也記禮者論人情之田曰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厥田上上也余稼於此久矣不為水旱不耕也且謂惟肖曰汝父本農家子將教汝畊且扁汝讀書之室曰學稼余聞農服先疇之畎畝書曰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汝毋忘乃父之訓或者又曰樊遲請學稼夫

子以小人目之學稼小人事也余曰晦翁不云乎小人者細民之事南軒亦云小人者事之小也余因是而證以周公之說無逸之書曰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周公以勤勞稼穡之人為小立即夫子以問稼之樊遲為小人夫子所謂小人者非對君子小人並言之小人也況余之稼乃稼於書非稼於田也稼其托也村其寓也種學績文無往非稼存心養性何適非村汝而稼於書則肖余矣夫子豈以稼穡為